

南美洲共黨動亂與玻利維亞危機

王建勛

壹 玻國一九五二年革命後新的政治危機

玻利維亞爲南美洲中部偏西的一個國家。東北境與巴西接壤，南與巴拉圭及阿根廷交界，西南隅爲智利，西鄰祕魯，所以玻利維亞正位於南美洲大陸的中央，成爲一內陸國家。全國人口約四百萬，大部份均居住在「阿爾丁勃蘭諾」(Altiplano)高原地區。玻利維亞是南美洲國家中最先升起獨立旗幟的國家。但自一八〇九年發動革命以來，由於武器不足，屢遭失敗，直到一八二五年才把西班牙軍擊潰，而成爲南美洲國家中最後獲得獨立的國家。

玻利維亞獨立後不久，由於邊界上的問題，即不斷與智利發生衝突。終於在一八八〇年爆發了「太平洋戰爭」，結果玻利維亞敗於智利，而失去了太平洋的大部土地，變成一個沒有出海口的內陸國家。其後玻國極欲從巴拉圭尋求一個出海口，於是一連串的邊界衝突，終于又導致了另一次全面戰爭。玻國喪失大量人命和金錢，但卻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且由於多年的不斷用兵，農工業幾乎癱瘓。更不幸的是此後軍人跋扈，內部政權迭換，革命不已。

至二次大戰初期，因爲產錫的馬來亞被日本攫取，玻利維亞的錫就成爲聯軍主要來源，因而玻利維亞的錫礦就被國際金融所壟斷，使得玻國政府無法監督或防止其不當的經營和因而導致的資本外流，國家各方面的進步都受到了障礙。玻國人民多認爲如欲使各方面獲得發展與繁榮，其可能之途徑厥爲

執行礦業國有化政策。但是到了一九四七年，艾爾左(Euzique Herzog)當選總統，乃宣佈主張礦業國有化的國民革命運動黨(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爲非法政黨，該黨即發動政變，企圖推翻政府，但終被救平。其後艾爾左爲壓制左派勞工的國有化運動，更宣佈共黨爲非法。然而在一九五一年大選當中，國民革命運動黨候選人巴斯(Victor Paz Estenssoro)，却因獲得共產黨及左派勞工之支持，而以多數票當選爲總統。但却遭由一些將領所組成的軍事執政團所排斥，至一九五二年四月，國民革命運動黨及勞工團體再發動革命，推翻軍事執政團，巴斯始就任總統。

一九五二年革命以後，政府把三家最大的礦業公司收歸國有，代之以國營企業的玻利維亞礦業公司(The Bolivian Mining Corporation)繼續經營。此後其餘私營礦業公司亦被迫將礦物賣給礦業銀行，直到一九五九年，規模較大的礦業公司方獲准和外國直接貿易。

在玻利維亞的礦產中，以錫爲最重要，產量居世界第三位，近年來，錫的產量雖然逐漸下降，但仍佔全部礦產的43%。除錫之外，石油的產量亦能自給自足，並且近年來還有餘額輸出，佔全國總輸出的9%。其他如鉛、銅、鎢等，亦佔全部礦產的25%。所以錫礦自十六世紀以來，便是玻國的傳統經濟基礎，亦是該國主要輸出項目，因而在玻國的經濟上佔有最重要地位。但自礦業國營後，因爲勞工過剩、機器破舊設備欠缺、外國技術人員離去，使得一切改善計劃及促進發展的努力都無法進行。自此外債即不斷增加，產量亦逐漸遞減，實際成本亦隨之增高。在一九六一年中，每磅錫之成本要一·三元，在國際市場上却僅值一元，致玻國錫礦每月要虧損達百萬美元。結果不僅引起國營企業的財政困難，在私營企業中，亦引起普遍消沉的現象。由於公營事業的虧損、外債的負擔，當然國家財政就愈感困難了。

在玻國經濟不景氣之下，通貨亦隨之膨脹，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其中尤以一般礦工，雖終日勞苦工作，但所獲却不能維持溫飽。彼等為求生存，就經常罷工暴動，要脅政府增加工資，並且亦不斷干預國家政治，無形中他們在政治上就成了一支重要力量，在玻國歷次政變中，他們都有着決定性的影響。例如一九五六年，西勒斯（Hernan Siles Suazo）繼任總統，在其四年任期當中，礦工們曾兩次支持左派政黨企圖推翻政府，在桑塔克魯士（Santa Cruz）及拉巴士（La Paz）地區叛亂，但均為政府軍所救平。一九六〇年西勒斯任滿，前外長阿塞（Walter Guevara Arze）取得國民革命運動黨右派領袖地位，公開宣稱為候選人，而前總統巴斯，却在礦工支持下，以該黨左派與阿塞爭奪總統職位，雙方竟至火併，而使國民革命運動黨趨於分裂，造成了國內左派勢力的囂張。

巴斯雖重獲當選總統，但不久就被一個軍事執政團所推翻，其後即由副總統巴潤托（René Barrientos Ortuño）臨時執政，至一九六五年五月另副總統雷欽（Juan Lechin），因其是左派工會的領袖，乃暗中煽動礦工反對巴潤托長期執政，要求舉行大選，而被巴潤托總統所逮捕，因而共黨及左派份子乃利用機會煽動工會，實施反政府的流血大暴動，礦工亦就在共黨的武器支援下，與政府軍展開十日的戰鬥，雙方傷亡甚重。至此礦工的暴動，實際上已演變成一場內戰。

但最大的不幸，就是從此不但礦工組織完全被共黨所控制，而且很多礦工都紛紛的參加了共黨地下的武裝叛亂組織，使得玻國業已不穩的政治，更注入了新的危險。

貳 玻國共黨游擊戰的爆發

就在本年三月間，美洲國家正忙於準備東浦高層會議的時候，玻國政府却正面臨全面叛變，而並非零散的游擊隊活動。那是本年三月廿三日，屬於玻國第四師的一支軍事巡邏隊，在桑塔克魯士省東南那卡瓦素（Nancahuazu）小鎮地方，突然中了共黨游擊隊的埋伏。這支政府軍的巡邏隊，包括一位叫做阿美桑克（Amezaga）的少尉軍官，六個士兵以及一個國家石油公司職員。他們是根據情報來搜查一個製造毒品的農場，但不幸却中了隱藏在

森林中共黨游擊隊的埋伏，結果全被殺害了。四月十日，玻國第四師一個叫做薩柴（Sanchez）的上尉軍官，又率領一個排，再度前往該地區巡邏，結果又遇到了共黨游擊隊所設的陷阱，而全部都成了游擊隊的俘虜。但是過了兩天以後，這個排全被釋放，並且在他們離開游擊隊以前，游擊隊還把三月廿三日已被殺害的阿美桑克少尉的一枚戒子退還給他們。

這兩件意外事件的發生，起初玻國軍方還保持緘默，但是在桑塔克魯士以及首都拉巴士（La Paz）地區的人民，在風聞中却充滿了驚奇與不安。事經月餘，拉巴士報紙才引述來自軍方的消息，報導這支潛伏在那卡瓦素附近的共黨游擊隊，大約有五百人，由名叫貝利魯（Pereiro）及馬爾克（Marco）兩兄弟所率領。這兩兄弟曾在歐洲讀過書，返國後即參加了極端左派的組織，至一九六五年始又加入了親共匪的共黨集團。當時這個集團的首領，是前巴拉圭國際學生聯盟的祕書長桑莫拉（Oscar Zamora），他先是一個所謂「正統共產主義」者，但是後來由於他與共匪勾結，在玻國境內從事陰謀顛覆活動，而被玻國軍方所逮捕，至今仍被關在玻國與巴西交界處的一個軍營中。另外根據玻國第四師的一個緊急救護隊證實，共黨游擊隊現在已控制了那卡瓦素附近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他們集結的地方還有一個農場，這個農場就是共黨游擊隊的軍事訓練基地，專門訓練叛軍用的。

參 玻國政府軍剿共行動中所發生的困難

在巡邏隊被共黨游擊隊攻擊的第三天，玻國政府即立刻宣佈禁止共產黨及親共匪路線的工人革命黨（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在玻國境內活動，並對叛亂份子，均以軍法審判。同時，巴潤托總統親自駕機飛往桑塔克魯士地區上空視察，其後即不斷用小型飛機前往轟炸，但是由於凹凸不平的地形與茂密的森林，雖然經過一個半月的轟炸，但並沒收到任何效果。並且，從三月廿六日起，政府軍數次對共黨游擊隊的攻擊，亦沒有發生效用，相反的，在四十五天的攻擊中，政府軍死亡達廿五人。這個數字，比起哥倫比亞、委內瑞拉政府軍清剿共黨游擊隊以來，所承擔的損失總和還要多。

由此可見，玻國政府軍在清剿共黨游擊隊方面，顯然有着很大的困難。其原因，可分為下列三點說明：

一、玻利維亞共黨游擊隊，所以要選擇桑塔克魯士地區作為實行他們游擊戰術的基地，是有着原因的。因為桑塔克魯士地區是玻利維亞東部羣山包圍中的一塊低地，亦是屬於亞熱帶的森林區，並且還有着險峻的峭壁。玻利維亞處於內陸，沒有港口，但桑塔克魯士却開有鐵路及公路，與大西洋海岸相接觸，其對外交通情形，遠較阿爾丁勃蘭諾高原方面為佳。因此，他不但可從那卡瓦素通往東部平原而達大西洋海岸，並且亦可使整個隊伍從羣山環抱的阿爾丁勃蘭諾山谷內通過，而直達首都拉巴斯。所以很顯然的，共黨游擊隊不在首都拉巴斯發難，而選擇桑塔克魯士來作為他們叛亂的基地，是有着長程計劃的。因為退可以森林、山谷作掩護，進可以通過阿爾丁勃蘭諾山谷，向首都拉巴斯進軍。共黨游擊隊在此一險要的地勢中來叛亂，無形中就增加了政府軍清剿的困難。

二、玻利維亞陸軍有三萬人，不但沒有足夠的裝備，亦缺乏戰鬥經驗，士氣亦不太高。第四師雖然善於作戰，但顯然為了戰略與戰術的關係，它的部隊被分散在全國各處。並且由於共黨游擊隊所居地勢險要，盡管玻國政府一再發令實施總攻擊，但一般高級將領們却盡量減少自殺性的突擊。更何況這個地區的氣候炎熱，一般部隊都無法適應，就如第八師師長，前玻國外長桑地諾（Zenteno）公開聲明說：目前共黨游擊隊所保有的基地，政府軍無法克服的，除了地形瞭解的困難以外，氣候的炎熱亦是難以抵抗的。因此，我們必須要在比尼（Puni）熱帶地區募集一些新兵來代替。

三、在共黨游擊隊方面來看，無論是訓練與裝備，都相當精良的。根據美國及阿根廷顧問對記者們表示：「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玻國境內的共黨游擊隊，在偽裝技術方面是非常傑出的。同時，他們使用化整為零的戰術，很像在越南所看到的共黨游擊隊一樣」。並說：「他們不但有着良好的裝備，而且他們還有着新式的無線電機和使用密碼發電的通訊中心設備。在每次政府軍向他們進攻的時候，他們所有的電台，同時都變換了位置。所以顯見他們的訓練是很精良的」。另據巴潤托總統在游擊戰爆發以後表示，玻國政府已有證據顯示玻國境內共黨游擊隊是受着國際共黨的支援。他指出古巴的蓋瓦拉（Ernesto Guevara）現在在玻國協助訓練共黨游擊隊，並且玻國境

內的共黨游擊隊，很多都是先在古巴接受訓練，然後再經過鄰國潛回國內從事顛覆活動。

肆 玻國政府的國外求援

玻國政府面對着這支有着全面叛亂的共黨游擊隊，在本身軍事力量不夠應付方面，顯得特別焦慮。所以就在本年四月二日，玻國陸軍參謀長奧阮杜（Ovando）將軍在記者招待會中聲稱：政府軍在反游擊戰的攻擊中，由於那卡瓦素地勢的險峻，在行動中是有着很多困難的。他並說：無論如何，在克服這些困難方面，必須要採取另外一種行動：那就是重新研究攻擊共黨游擊隊的各種策略，以及向鄰國求援。尤其是為避免共黨游擊隊的補給來自鄰國共黨的接濟，以及阻擋玻國境內的共黨游擊隊逃往鄰國，將請求鄰國控制他們的邊界。

事實上，玻國空軍參謀長古埃都（Kalle Gueto）上校，在三月卅日，亦就是玻國軍隊正在桑塔克魯士東南各方清剿共黨游擊隊的同時，他攜帶着巴潤托總統的親筆函件前往阿根廷求援。主要的是請求阿根廷供給人員和武器。他們經過整日的會談以後，阿根廷方面公開聲明稱：「阿根廷在未獲得詳細的資料以前，不準備干預這件事」。從此來看，玻國的求援好像是並沒有獲得具體的結果。但在以後玻國軍中已有阿根廷的顧問來看，這個玻利維亞的鄰國阿根廷，為了本身的安全，可能會作有有限的援助。

此外根據拉巴斯報紙的報導，美國現已介入玻國反游擊戰行動當中。美國特種部隊數十人，已進入玻利維亞共黨游擊隊地區，同時，美國大力士型運輸機，亦不停的載着各種物資來往於玻利維亞與巴拿馬運河區。玻國空軍司令畢爾蒙得（Belmonte）曾公開表示：有很多美國與阿根廷的教官與技術人員來到玻國，以協助清剿共黨游擊隊工作。另外現在在玻國協助指揮清剿共黨游擊隊的美國包得（Rober Porter）將軍，於本年八月卅日，在桑塔克魯士地區巡視了一個特別訓練營以後返回美國。在他臨行前亦曾向記者承認已有美國士兵參加在玻國部隊當中。同時他並說：玻國的共黨游擊隊問題，已逐漸嚴重，所以美國必須盡速的增加對玻國的援助」。

玻國在向阿根廷求援以後，另外又擬定了一個「南美洲共同援助計劃」

，與南美洲的一些軍事將領們咨商，期望南美各國能簽訂一個「共同援助協定」，以共同抵抗共黨的侵略與保衛南美洲的安寧。但由於巴西與智利的反對而未成功，其後玻利維亞即向美洲國家組織聲言譴責古巴的顛覆，要求美洲各國共同干涉古巴在南美洲的顛覆活動。

伍 南美洲共黨動亂與美洲國家組織的聲援

國際共黨在拉丁美洲的活動，已有很久的歷史了。在一九四八年，由於國際共黨已向拉丁美洲逐漸展開滲透活動，所以美洲國家在哥倫比亞首都巴哥達集會，決定將一九一〇年成立的泛美同盟與一九三六年簽定的西半球防衛公約，合併而為美洲國家組織，同時並簽訂一項巴哥達憲章，其中強調對外國非武裝的顛覆行為，應採取有效的制止。但是巴哥達憲章簽訂近廿年，仍未能制止此種國際共黨的滲透活動。並且自古巴赤化以後，拉丁美洲的共黨勢力更日見膨脹，共黨的顛覆活動亦逐漸猖獗，其中尤以南美洲的國家所遭受到的共黨威脅更為嚴重。如委內瑞拉境內的共黨游擊隊，是一九六一年開始攀長的，多活動於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以西法康省境內以及艾巴琪勒山脈以東一帶。直到一九六三年，由於古巴軍火的接濟，實力始告加強，恐怖活動逐漸蔓延到都市地區。不過由於委內瑞拉的陸軍對游擊隊的活動一直都圍剿甚力，殲滅並俘獲了不少游擊隊員，致目前游擊隊的恐怖與破壞活動已漸減少。祕魯的共黨，曾煽動生活困苦印第安人以武力奪取農田，因而時起叛亂。但自祕魯實施土地改革以來，情勢已有和緩。至於哥倫比亞境內的共黨游擊隊，多活動於馬達琳拉山谷一帶，由於人數不多，所以他們的活動多限於突擊活動，並避免與政府軍發生正面衝突。所以過去在南美洲雖不斷有着共黨恐怖破壞活動，但由於人數不多，組織零散，每股的人數最多亦不超出卅人，因而尚未能對他們的政府構成軍事上的直接威脅，在政治影響上亦是有限的。但是今天玻國的共黨游擊隊，無論從其人數、組織、裝備等各方面來看，可謂是從南美洲共黨實施武裝叛亂以來，已達最嚴重的一種情況了。

在一九六一年間，古巴卡斯楚即曾公開聲言：「南美洲的安第斯（Andes）山脈山區，將成為新的「解放策源地」。他所謂的安第斯山脈，就是從委內瑞拉經哥倫比亞、祕魯而到玻利維亞的一條路線。自此以後，南美洲即不斷爆發動亂。再根據一九六四年美洲國家組織的一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顯示，南美洲的共黨動亂，都是來自國際共黨的滲透與顛覆。自一九六一年以來，古巴的武器、金錢、人員即向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及祕魯等國輸入。一九六五年，美洲國家組織又另外作了一次調查，說明莫斯科與北平間的爭執，並未能使共黨在拉丁美洲顛覆活動衰減，反而導致南美很多國家的左翼份子，在使用暴力方面，得到更大的鼓勵。其中的原因，就是蘇俄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事件，幾乎與美國發生核子戰爭的衝突以後，蘇俄並沒有中止對古巴的各種援助，而共匪更加緊爭取古巴，並唆使古巴積極推行「輸出革命」。因此，在本年元月間，美洲國家組織即提出了一個報告書給聯合國，詳列古巴、蘇俄、共匪在拉丁美洲進行滲透顛覆的情形。該報告書並特別指出，去年許多共黨國家在哈瓦那集會，主要就是國際共黨企圖透過古巴，將顛覆活動伸展到拉丁美洲各國。然而不幸的是，這份報告書却被聯合國祕書長字譚所擱置。

玻國游擊戰爆發以後，玻國政府除向鄰國求援以外，並向美洲國家組織聲言譴責古巴支援玻國共黨游擊隊顛覆活動。此外委內瑞拉亦向美洲國家組織指控古巴在本年五月間，企圖將一支游擊隊在委內瑞拉登陸。美洲國家組織理事會在此種嚴重情勢發展下，乃儘速的在本年九月廿二日，召開了一次美洲國家組織有關討論古巴侵略問題的特別會議。

這次在華盛頓召開為時三天的美洲國家組織部長級特別會議，在第一天的會議當中，玻國的代表阿塞（Walter Guevara Arze）曾以兩項有力的證據來支持其對古巴支援玻國境內共黨顛覆活動的指控：其一就是玻國政府軍於清剿共黨游擊隊的時候，曾在游擊區內獲一捲影片，這些影片經放映後，很清楚的看到古巴的蓋瓦拉在該游擊隊森林營房內的情形。其二是同時所獲的蓋瓦拉所使用的以比尼（Ramon Benitez Fernandez）和米那（Adolfo Mena Gonzalez）兩張不同名字的烏拉圭護照影片，護照上的照片雖然有些模糊，但經過他原國籍阿根廷警方的核對，證明完全無異。

蓋瓦拉，現年約四十歲，曾是古巴卡斯楚的「革命伙伴」，亦是古巴

共黨理論權威，且頗富游擊作戰的經驗。卡斯楚掌權後，蓋瓦拉初任國家銀行總裁，後任經濟部長並兼陸軍副司令，他在古巴的地位僅次於卡斯楚。蓋瓦拉極端好戰，傾向共匪，在他週遊阿爾及利亞、西非洲、開羅和北平以後，於一九六五年三月突告失蹤，自此國際間即盛傳他已被卡斯楚所殺害。因此，玻國的此項證據，不但震驚了國際，並且更加强了美國的警惕。所以舊森總統在第二天歡宴二十名參加美洲國家組織特別會議的外長席上，即呼籲美洲國家應以「堅決的力量」來對付古巴的特務在西半球顛覆和破壞行動。但是經過歷時三天的美洲外長會議，最後仍只通過了以下的三個議案：

一、譴責古巴不斷侵略委內瑞拉並公開支持武裝羣衆顛覆玻利維亞。

二、呼籲並限制自由世界國家與古巴發生貿易關係。

三、同意並支持由美洲國家組織把「古巴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

其他如委內瑞拉所提在鄰近國家建立分區性的國防協約，以及另外一些國家主張使用武力來遏止古巴的侵略等建議，均遭到巴西、智利及墨西哥等國家的反對。因此，此次會議結果，除加強對古巴孤立以外，仍未能獲得一項有效而具體遏止古巴侵略的協議。

陸 結論

我們從玻國的歷史來看，很顯然的，由於它長久以來的政治動蕩不安，而不斷加深着拉丁美洲所普遍存在的貧窮與落後的各種問題。在一九五二年以前，玻國人民一直承襲着他們歷史的惡習，不瞭解文明生活的基本條件，更缺乏着各種知識，他們大多是文盲，所以極易為執政者所愚弄，以致憲法不斷修改，軍閥與獨裁橫行，內部爭權不息，因而無法奠定國家進步的基礎。在一九五二年以後，歷屆政府雖亦亟思在經濟、教育等方面謀求發展，但却因忽略了基層的社會結構，而使得農人及工人成為一切發展進步的最大障礙。到了一九六〇年巴斯政府時代，雖已開始重視國家各項基層建設，奈何由於礦業國有化所造成的經濟蕭條以及通貨膨脹的惡果，對於此一複雜的社會與經濟建設問題，已無暇同時兼顧了。尤其到了近年，全國仍動亂不安，到處罷工、流血，加以執政黨分裂，而使得玻國社會與經濟更無法適應這些不停的政治劇變，因而導致國際共黨的乘虛直入，造成了現在所面臨的共黨

南美洲共黨動亂與玻利維亞危機

武裝叛亂的危機。

玻國近年來的經濟問題，我們從巴斯政府時代所擬定的一九六二——一九七一年的十年社會經濟發展計劃來看，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生產、推廣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期望國民所得提高到50%以上（目前玻國每人每年所得為美金一百元，是拉丁美洲國家中國民所得最低的國家）。但是在該項計劃當中，仍特別期望增加錫的生產與輸出，才能解決該項計劃實施上所需要的財源。職是之故，在礦產產量及輸出逐漸減少，國家外債負擔過重，使得政府財政更加困難的情形下，此一十年社會經濟計劃，終于無法實現。所以我們認為，今後玻國的經濟，得能獲得預期效果的具體實施，而構成玻國未來社會及經濟的有利形勢，固然礦業的發展甚為重要，但很明顯的，農業仍是玻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因為拉丁美洲國家，大多數仍處於農業社會。以玻國而言，全國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仍從事農業生產，但由於全國三分之二的人口均聚集在阿爾丁勃蘭諾高原地區，而東部及北部的農地雖土地肥沃，氣候適中，但却乏人開墾。故全國三千多萬公頃的農地，實際上只有六萬公頃的農地在利用，誠屬可惜！

玻國的共黨游擊隊問題，我們認為確是拉丁美洲共黨動亂以來，情勢最嚴重的一次了。並且使整個拉丁美洲都感受到國際共黨顛覆的威脅。因而美洲國家，大多數都期望美洲各國能達成一項共同干涉玻國遭受古巴侵略的協議。然而各國間，由於長久以來經濟上的壁壘，以及貧國與富國間的距離，多少都影響着他們在政治方面的團結與合作。在我們所看到的，一九六二年，巴西、阿根廷為確保中南美洲各國免於國際共黨的滲透，即曾提出在美洲國家組織下，成立「美洲國家永久和平軍」的計劃，但是却遭到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祕魯、多明尼加以及墨西哥等國家反對。因為它們認為美洲國家組織力量的加強，就意味着國家主權的被削減，並且亦容易使大國干預小國的內政。至一九六六年十月，阿根廷在第七屆美洲軍事首長會議中，又曾主張成立「拉丁美洲軍事聯盟」，以對抗國際共黨的顛覆活動，但仍遭到這些國家的反對。到今天，還有些國家在堅決反對美洲國家組織在對國際共黨的顛覆以及西半球的共黨武裝叛亂方面，採取任何軍事上的安全措施。我們由此可以看出，美洲國家組織，多年來雖不斷集會，屢次發表宣言，以譴

——下轉第8頁——

的延長、修改、或廢止的問題。在日本政府的立場，無疑將全力維持日美安保體制，但日本社會黨、日共及左翼勢力，已開始作各種準備，甚至欲與收回琉球運動相結合，發動大規模「反美」、「反政府」運動，破壞日美安保條約，乃至推翻保守政府。所以佐藤政府，必須及時準備，加倍努力，調整並加強日美關係，佐藤首相今年十一月訪美，其最主要任務，在爭取美國的全力支持，以渡過一九七〇年的難關。其次是對美輸出問題，因為美國國會正熱烈辯論「保護貿易政策」問題，如果該案獲得國會通過，日本將首蒙其害，除了日本政府已正式向美國提出強硬抗議外，並準備於萬一時採取報復處置。此事如何發展尚難逆料，但佐藤政府必須作最大努力，使日本在經濟上不致蒙受損失。如獲成功，也間接加強了日本政府在國內的領導權。再次是琉球問題的解決，雖然佐藤首相十一月訪美，並未抱有徹底解決琉球問題的希望，但至少必有所獲，如此既可避免國內野黨的壓力，也增強了政府的位置。以上三者能否獲得美國全力支持，將是決定日本一九七〇年政治危機能否渡過的關鍵。

佐藤內閣的第二個重大課題，是積極推進所謂「亞洲太平洋圈外交」，這是數年來佐藤政府努力的目標，到現在已逐漸進入具體行動階段。「亞洲太平洋圈」外交的基本構想，其主要內容，有下列三項：

(一)目前世界上各種重大問題，都集中在亞洲；如果亞洲沒有和平與繁榮，世界亦無和平與繁榮可言。

(二)亞洲太平洋國家應充分認識，有其共同命運，必須共同團結。

(三)亞洲國家本身不論如何努力，無法獨力達成亞洲和平與繁榮，必須結合美、加、紐、澳等先進國家，建立經濟合作體制，成為援助東南亞開發的國際組織，從事開發援助工作，創造亞洲和平與繁榮。

日本形成此種構想的背景，係由於共匪政權的存在，因此呼籲共同團結，並藉美、加、紐、澳各國的合作，從事東南亞開發援助工作，以達成亞洲和平與繁榮。雖然日本未明確指出必須消滅亞洲禍源——共匪，但已有此含義，已甚明顯。這次佐藤首相單獨訪問中、韓兩國及訪問東南亞八國與紐、澳，顯係為推行「亞洲太平洋圈」外交鋪路，經過佐藤首相親自考察各國實際情況及與各國領袖直接交換意見之後，試將作出具體計劃，按步推進。

第三、斡旋越南和平，仍將是日本今後在外交上努力目標。越南問題的

和平解決，是絕大多數人民的期望，過去日本的試探、英國威爾遜總運與柯錫金的會談、詹森總統與胡志明往返函件、宇譚聯合國祕書長的呼籲及最近詹森總統提議等各種和平活動，均因北越的拒絕而遭失敗。但經此次佐藤首相亞洲訪問之後，獲得一個共同印象，所訪問各國中，一致認為越南問題，無法用戰爭方式予以解決，必須透過會談，始能獲得和平；因此，一致希望日本積極介入，繼續努力。佐藤首相返國後，日本外務省已開始分析檢討，根據日本「東京新聞」透露，外務省已決定繼續接受此項任務，將透過在莫斯科及緬甸的北越代表部，從事接觸，以覓取和平解決越南問題可行途徑。該項任務雖然艱鉅，但無論成功與否，對日本是有利無害的外交交易，日本的樂於接受，原因亦即在此。

至於與蘇俄商討「日俄和約草案」及北方領土問題，對歐洲外交問題等，在今後日本外交上，亦佔有相當比重，殆無疑義。對匪關係，仍將採取政經分離原則交往，不致有重大改變。

——上接第13頁——

責國際共黨對拉丁美洲的滲透與顛覆，但由於該組織過於政治化，對各國全無約束能力，因而在阻遏國際共黨顛覆方面，並沒有發生什麼效果。所以以當前南美洲的共黨動亂情勢來說，亦就是由於它們缺乏這種集體的防衛力量，而使得國際共黨基於利用各國的特殊環境，而展開滲透與顛覆活動。至於美國，它由於「古巴赤化」的教訓，對於西半球任何一國的共黨動亂，當然是不會袖手旁觀的，但是當它面對拉丁美洲國家這種複雜情況，對於每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共黨所採的顛覆活動，又只能採取個別的方法來解決，以致美國在拉丁美洲阻遏共黨侵略的政策，就很難應付實際的情況了。

最後我們認為，玻國政府在平復共黨動亂方面，固然須要美洲的集體力量來支援，但是其本身先在政治與社會方面謀求安定，仍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因此，在我們所看到玻國最近（九月廿日）又發生石油工人與學生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再次造成新的流血事件，玻國自本年三月廿三日游擊戰爆發以後，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均將有長時期的危機。（五十六年十月五日脫稿）